

昌黎先生集

冊五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誦

校何如子產曰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則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以是觀之此謂子產不仁

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

之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以禮

相國

○相去聲下同

人未安其教

與或作知云此以教叶僑

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

許堯反

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

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

不善吾避維善維否

○易否臧凶

我於此視川不可防

言不可弭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

止然猶防川大決使道不如傷人必多吾不克下塞上聾救也

文六年穀梁云上上塞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

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國語

使監謗者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反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哉或然維

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

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君或作者交暢旁達或

通作於虜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

人有理下或

釋言

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綱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珣也國語云驪姬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或無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

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或無下且曰

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

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我一通以字或盡字而無為

一而或有盡字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

若干或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今按著于篇雖古語然施之於此似不相入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

也為奇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

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或無字韓愈曰相國

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或無字愈

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

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

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

禮過矣或以或作已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

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

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

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國語自敵以下

則有讎注敵體也今人多用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

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

東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

敢教於言乎乎或無乎字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

族親鮮少無扳音攀聯之勢於今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

相死之友於朝禮記儒有爵位相死無宿資蓄貨以鈞聲

勢宿資蓄貨或資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

巇以要權利反巇許宜夫何恃而教若夫狂惑喪心

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

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

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

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

或作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

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不下或

是非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

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

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咄字見

語當沒切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市有虎見戰

曾參殺人見史記甘茂語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

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小雅卷傷於讒疾而甚

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

信讒小雅巧言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

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特直而不

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

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聽或作聽

一作世亂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

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

惑聽視或作視聽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

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進而或作而進雖進而為之亦莫

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慎或無而慎字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

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無或

哉字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

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

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相國乃今或

作今乃又無矣字既下或無而字

愛直贈李君房別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為徐帥公佐其幕李君房張瓘

也貞元十六年進士公此文十五年在徐作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或作焉

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

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

不陳乎色乎或作于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公下或有之字

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

乎有其或有凡在此趨公之庭或無此字○今按此下疑當有而字議公

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

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

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

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

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爲南上或有能字又未知人之舉

李生於彼者何辭又或作且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

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

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

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敘

歐陽文忠張中丞傳後敘

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長

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

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

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

為太繁然而廣紀備言以俟史

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

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

元

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

張籍字文昌得李翰所為張巡傳

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兩

許遠立傳

遠杭州鹽官人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春

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

開上或疑位本在干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雖陽食盡巡出

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

蚍蜉蟻子之援音毗浮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

以以國亡主滅巡將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

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語或校作悟滅下或有悟之字○今按悟字無理且從諸本作語

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

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

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

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

邪其徒上或有而字或又疑而字說者又謂遠與巡

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諾遠語非是此

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
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
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得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
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
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卒之
或無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
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平創雖欲去
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
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温公曰唐
江淮為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
若取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
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
之功也之字非是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
數所拒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攻或作功非是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府或作州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

致祭號雙廟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

於賀蘭也或無之字賀蘭嫉巡遠之聲武功績出己上不

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懷上或無霽雲字非是雲來時

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

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

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

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

箭或作箭曰吾歸破賊歸或作師非是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

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

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

或無霽字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

曰欲將以有爲也欲將或疑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

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

中及其常或作嘗及籍大厓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

年六十餘矣嵩或無下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或無好

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

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

讀此作久或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

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

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

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

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巡開元二十四

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

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

士賦詩有云裏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又夜聞笛聲

詩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見矣

作起或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

萬或無字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

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

衆見巡起或起或泣作猶起或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

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

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

兄死時年四十九呼巡或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閒或

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

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爲

河中府連理木頌

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孝經援神契

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公作此頌時年一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

也渾瑊

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

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

殆或作始非是

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

是非無五

訓戎奮

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

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

仁或作人非是

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

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

去聲

之柯同榮異壟之禾

木作禾由枝字訛也

柯方云三館本潮本之柯皆作枝

頌之木也同榮異壟之禾即書所謂異畝同穎之嘉

禾也蓋追為前日之獸其句法亦類此如方所定則理

乖語贅句分而韻

吾僖之產茲土也久矣

或無之字

作字疑當

今欲明于大君

欲或將

紀于策書王抑余也治

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王余抑也或依上文作王抑余

也方从三本定此○今按抑余亦重復無他奇當从耳作余抑王固無理作王抑余亦重復無他奇當从

方本奮肆姁媮下音俞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

于康衢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詢非是願封植兮

永固俾斯人兮不忘斯或作其人或作民

沐州東西水門記并序○公時佐董晉在沐州作陳后山云退

之也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后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隴西

二字非是董晉本仲舒之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

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

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會闐郭

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距或拒其不合者

誕寘聯鎖于河不弗合或宵浮晝湛舟不潛通沈或作

方作舟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置鎖

雖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虧疏宣洩之患故須作

而水門耳諸本舟用潛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下句亦

不應著然字矣若非以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

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況或非所

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然其襟抱

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覽者詳之

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就究

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

童噉噉音○噉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

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拯或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為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

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

○二句方從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日所定當從之

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

直謂閣本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

之其舛誤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

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遇取之民間而諸儒略以官課

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為官

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

此乃復造為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

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開或扞黃流

渾渾胡本切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

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從石

醇○今按此記方氏多從石本石本固當據河之汙

信但上條用字大誤而此醇字亦未安耳

汙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

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多從石本王弘中名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

戶參軍亭在連州公為陽山令時作陽山連之屬邑云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

慧下或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閒上

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

糞壤燔榴翳

榴燔或作焚詩其榴其翳注曰木立死曰榴側師反翳於計反

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

音餒窪

者為池

音窪

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

風雨寒暑

避或作禦寒上或有禦字或作立屋以遊風雨既除寒暑既去或作以禦風雨以除

寒暑今从石本云左傳吾儕小

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

曰埃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埃之道也

其丘上或有名

字有埃下或有德字

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

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

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

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者頌从石閣杭

按頌文字疑衍文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石閣杭本如

而或作州之老民非是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

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

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本無其字直或作多或

作宜皆非是直音直當也史記樗里子墓正直其北

地字其人石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字部下或有侍

是皆非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涉淅湍

今鄧州有淅江縣以淅水得名○今按淅音錫其縣

本楚之析邑漢書所謂析酈者也湍亦水名在鄧州

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

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暖狄所家○狄音柚

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瑰或宜其於山水旣聞

而獸見也本無也字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

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石本無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豪諸本或作濠石或作濠

壁地理志濠初作濠元和三年改爲濠據退之作記時尚爲濠作濠誤矣通典

以爲州名字本濠○今按顏魯公干祿字樣及唐韻亦皆作濠而元和郡國

志云濠字中閱誤去水元和三年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但通典偶脫中閱

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作濠○此記當在貞元十五年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士整或作總或作事統

理所部之吐以鎮守邦國守或定贊天子施教化而又

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

祈或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

出書記非閱辨通敏兼人之才閱或莫宜居之然皆

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或苟其帥之不文則其

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

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貞元四年十一月置

徙建封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者下或其一人

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其

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

其一人隴西李博隴上或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

校書郎方為之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

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

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

公之文章人有苟下或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

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或

扶或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

或或作伏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

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記下或無之字

畫記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此大妄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

載兵立者十人兵下或無立字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有而字

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

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

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音的勒騎而下倚馬臂隼

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下徒

或無而字驅牧或作騎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

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

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或無坐

而脫足者一人方坐上或有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

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或具

作且十上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作二或三驢驅者

四人一人杖而負者負下或無者字○今按婦人以

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無以字載而上下者三

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

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作事下或有主字為是馬大

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本又有上者下者杭

者焉蜀本同但又作亦閣本作亦有馬焉○今按此

乃與上下文意行者牽者今按牽謂牽而行也○

相屬今從之復當存牽而去奔涉者陸者此承涉者則陸為方出

水也當無不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無

非是三字齧者又下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

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喜下或怒相踶齧者音臬秣

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

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為或作焉屬上

是句非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橐駝三頭橐或作駝下

賦注橐駝者言其可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

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旗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

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音楯餅孟簪笠筐

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

一皆曲極其妙閣杭本用下有投壺貞元甲戌年余

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有字無始得此

畫而與余彈碁沈存中云彈碁有譜一卷其局方二

微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

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專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

彈一發過半局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
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彙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

不願易也工下或皆無人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

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

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感上或有感然四字或少而進曰

噫余之手摸也摸上或有感然四字或亡之且二十年矣

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事而摸得

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

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方無始

有當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

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

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崔立之貞元四年進士公

如摘領下髭記謂再進再屈于人屈當作出字乃與詩意合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

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

鴈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鴈或作鳧曰丞涉筆

占位署惟謹涉或濡曰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

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

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豈端使然哉諺或作

該方从文苑云謂諺語之所舉計者以丞為慢之最

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

肆以或以作澄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

屈口人杭本無再進二字文苑無下再字而屈下一

年進士六年中博學宏詞再進而屈千人也今按杭

苑皆脫字方從苑為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

元九年僅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

俟其知者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

為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不

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

枿去牙角音○枿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有喟下或皆

余上方有喜字云喜音許吏切黃霸傳少學律令喜

為吏岸下方無而字為之方作為文而讀連下句曰

丞不成文言猶方說之僻類如此丞廳故有記壞漏汚

不可讀疑按丞字或文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

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

挺一从木說文水灑灑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

日哦其閑有日下或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

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

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
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
賦蓋敘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歐
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

魯為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瞻為眉守黎守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為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當如是耶抑亦祖公

此意而為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則或作嘗臨而滕王

閣獨為第一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瑰偉絕特

之稱特閣本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為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注或云王

從事日作修閣記或並無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

事斥守揭陽或無事字揭或作潮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

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

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於上或無袁字私喜幸

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

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諸本皆同方獨从文

苑無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十二字而償作

賞下又增適字○今按敘事當如諸本乃有曲折而

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雜乎受命之重尤得事大府

之體與聘禮既受饗餼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入意

亦相似如方所定則皆失之而竊寄目賞至州之七

語意生澁適所願亦不若償字之穩也

月詔以中書舍人大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

西道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

充江使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上行

文苑有而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方從文苑作施○

字非是今按下字對偶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閒或

作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或無其歲九月人吏浹和音接公與監軍使燕于此

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酒半合辭言□此屋不

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

在壁上理或或無公字所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

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乎烏或作胡杭苑作

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寮屬所得施於其長者蓋本

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

級甄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為前漢

泰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貌○漫莫幹切漶

胡館反又乎貫反破或作故鮮或作圭說見祭湘君

夫人文○今按瓦甄堅物破缺乃不可用而故則無

甚害也且修屋而盡易其故則是新作而非修之謂

非是故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

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而下或有賞焉字愈既

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

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

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

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某或作五

愈字退之科斗書後記元和十四年六月四日作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當大厯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

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上元辛丑

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為平淮碑又為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

二碑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

當肅代朝獨為文章官李書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義節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

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

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

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同姓閣蜀本如此或只作配善或作蓋或作蓋能非是○今按

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不問可知其人不如

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

丞相幕府於汴州董丞相鎮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

冰子服之或作復之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官書

新唐志作字書考之杜林傳及陳蕃傳注非也衛宏字子敬光武時為議郎兩部合一卷

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

歸登字冲之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

可講或無其字據依或作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

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

宜略識字或無道字識下或有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

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或無愈字蓋得其

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

愈記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雜著書

鄆州谿堂詩

并序 ○鄆音運秦為薛郡漢為

鄆此篇多從石本退之文有石本者鄆

州谿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北萬

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縣北劉

村路應碑州廡田氏先廟碑鄭州滎陽

索河上鄭儋碑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

城胡珣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

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

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其間異同

皆以石本為正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

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作者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元和十四年二

文郎曰宗伯也

唐正謂此鄆州谿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

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

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以華州刺

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下或有為鄆曹

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

以王遂為沂州刺史沂海充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

年襄其軍號曰天平軍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

軍從馬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長慶元年

總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詔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

之鎮安下或有於字此句或上之三年穆宗以元和

元即位其曰三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為政於鄆曹濮

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

色導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導心一力或作竭心力

旨充切專也國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元和十四

王弁自殺其觀察使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

於或作于幽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

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

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魏謂二年復

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

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寧軍節度副使

崔羣也置或作署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

或置上有署字望之閣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從石本

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恃以無恐者為誰恃之邪大凡

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

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

為然也方氏最信閣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

此二本幸皆不誤而反為若防之制水特以無恐然

石本脫句所奪甚可笑也而皆曰鄆為虞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

昌黎先生集

十四

中華書局聚

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

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或無以憾二字

或作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憊心

罷精罷音藪切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

眾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

曰易下或有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眾之和知

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

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

曾謂其眾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

纍公之化纍音平聲一本作繫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

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

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

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九壘九州也有葉有年有荒不條作不或有河

岱之閒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作收視邦選侯以公來

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

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或作蝨音義同

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音煦摩手

拊之箴之石之箴或針膊而磔之磔音格切凡公四封

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師石本作帥堂播

平淮西碑云屢興師征作師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

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詩此

十一章以令叶強亦見淮南子勿驚勿駭萬物將自

讀公獨孤郁墓志亦見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

注疾雷擊鼓曰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

古音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韻二書其說甚詳駭

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盜中徵如負豕覺而駭亦

昌黎先生集卷十四

中華書局聚

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今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可以例推也

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

贊稽經詠律音○詠施用不差音○施人用不屈谿有賡

苾○賡毗賓切萍也根浮水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

詩左書無我斲遺音○斲此邦是床

貓相乳

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為幾乎諂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為諂矣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母一死

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咿咿伊音其一

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無而字

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

亦異之大者也或無字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

閣杭無仁字非是

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

罪以平

伐或作罰非是

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

行父父子兄兄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

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

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

非此或作亦其非是

愈時獲幸

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

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

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

或並有之

字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

已

或無此二字

因叙之為貓相乳說云

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

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

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

蜀本作凶吉○今按經傳凡言凶者多先吉

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士不問可否一倒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徐讀而從其聲

之諧論者不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能悉論也

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

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

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為證如是則又似

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書與易春秋經也聖

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

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

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

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

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

何能辨之此或作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讓下或無者字者下或有也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

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

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若五行之與四

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

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夏殷下或

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

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鳥

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

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

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觀其

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

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

而宋魯獨稱頌焉

孔子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

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

猶詩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魯得用天子之禮

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

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

也意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

魯穆非是作宋魯之君不賢乎

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

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

楊朱字子居後與墨

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

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

篇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

或無其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

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

或無知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

作之者或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

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

在將何以救之乎

尚在方從閣杭苑作在尚無將字○今按若從方本則尚何以救之

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

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

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

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

會三乘車之會六

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

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

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

人下或無而字己作身

秦

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

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

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

名

或無而字其實或作於實

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舊或作記非是句下

焉或有字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

蓋吐字或

又曰居則曰不吾

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

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

或無之字

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

死者可作其誰與歸

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爲誰乎

而或作其所爲或作其

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

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

或無之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

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

其官者

聞下或無有字

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

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

魏字

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
三國之魏豈應略而不言乎
今天下九州四海其

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

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爲

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而自御史臺尙書省以至于中書

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

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

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

有不可乎委之以或作以委之非是况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

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

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

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者字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

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

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

有一悔安在其為健乎二或作一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

此下或有其血玄黃四字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

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者下或有字

豐上或有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

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

困者何也正愈賤或作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

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

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

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

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

協和萬邦又曰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

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入或作民此試進士當避諱作民字非是夫親九族

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

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

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

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

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

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

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

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所字非是已

遠或作遠矣或無已字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

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氏或作代師道日微然猶時有

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

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

雖孔子亦有師雖或無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

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

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而或無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竢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

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

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

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二於字或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

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

又烏足為聖人乎烏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陽城公作此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

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

欲相延齡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

白麻壞之突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

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年矣後三年

范司諫書温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州北平人可以為有道

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

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

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及進士第

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

子下或無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號觀察

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

為諫議大夫召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或無字皆非是

心哉皆在下或有草字移易或作易移初城未至京人

奉職而城與二第日夜痛飲人愈應之曰是易所謂

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

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

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

之德不同也並之時之德或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

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

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

終無也蹇上或有之字終或作絕或有上字尤下今陽子

在位不為不久矣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陽子二字

陽子亦再見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

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於字無視政之得失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

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

夫下或無之字

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

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言乎哉

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語正謂

陽子若自謂得其言則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

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

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

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

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

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

或作祿秩不爲

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

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

名者

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爲翹招舉也宋

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為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
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注招舉也
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
朝同列蘇林亦音翹

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

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或滋

非是茲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

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

下或無本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

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

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

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

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

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

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或作其咎非是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

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

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聞用也有心字或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

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孜孜矻矻音窟

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門下或孔席不暇暖而

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

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

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

也字云自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爲長○今按韓公

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乃欲以補

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方說非是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

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

之耳目也無目下或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

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或則將或作且將於賢若

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欲字而惡訐以為直者

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

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

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閒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

武子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

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

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言盡言於亂國○今按方本殊無

文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

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

將不得為善人乎哉或無哉字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

喪賤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見儀禮喪服篇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

舉下緇也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禮總舉下緇也緇謂遠也此

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

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

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

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

惟云總也云一作言傳稱舉下緇者緇猶遠也下謂服之

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最輕下或無者也江

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

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或無其字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

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一年穀梁傳註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

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

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舊唐禮儀志云田再

玄服總三月註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自

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

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葬下或有者子

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亦孔叢子之

非是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

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隱元年左氏天子七月而

盟至大夫三月同位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

時而不葬或無下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春秋隱公

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

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

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

至少也或無是字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

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

曰昔王季歷葬于湫山之更葬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

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

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喪事有進而無退

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氏當有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

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雅下或無而字甚者拘以

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

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

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

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

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

是字非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

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

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

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

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或非子思之

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

葬而三月則除之啓下或有殯字至于或無既字未

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或無

非二字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

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

駿奔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以役于其官之長不

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

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

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或無之字以塞員填

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

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

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

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

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

閭所進或作進所或作進以進或作道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

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稷之

小事或無然字稷下或無之字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

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

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

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今

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

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

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

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

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

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蠶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

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

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

非上或有此字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或此

其作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

教加少教或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

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

什則不可爲已又况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商君傳所謂利不百不

變法工不十不易器是也如下或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

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去非或作故曰議罷

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有文苑此篇前後

字

禘祫議三年一作禘禘五年今按篇內皆禘禘也謂以禮

昭穆合食而祀之禘禘者諦也謂審

陳京傳及禮樂志前顏真卿議左庶子

李燦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

京北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

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

公所排五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

景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穆等議正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

時貞元八年

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

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

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

宗下方有廟宇○今按此等公家文

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只用當時體式直述事

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篇等於戲劇銘記期於久

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

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為新巧以失莊敬平易

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理便是真文 凡在擬

議不敢自專擬在或作疑 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

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

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

切效忠議或作在○今按官不及 今輒先舉衆議之

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廟或宜永藏之夾

室見貞元七年八年

臣以為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

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

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

祭而二祖不得祭焉祭焉或作登焉詳不可謂之合

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見李嶸等議諸本毀

下再有宜字○今按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墀禮記注土封爲壇除其毀廟之主

皆藏於祧廟禮記遠廟爲祧注云遷廟之主雖百代

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

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

九廟開元十年六月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

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

遷於其陵所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寢園臣又以

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

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

不即饗於下國也遲諸本史與文粹作違今從閣杭蜀苑云新賦徠祗郊裡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犀遲兮屏音栖

逸與遲同皆徐行也顏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考功員外郎陳京同

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神主於德明興聖廟

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雖下或有

或作於其字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下無子字

固不可為典矣并父之或作父子皆非是五曰獻懿二

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

廟以居之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

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

祭益稀方本無去壇去墀四字之猶適也言漸而適遠也方

本皆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春秋公羊傳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非禮

也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

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

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

可其所方作所主義或作經或不作禮○今按此言若

則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所而遂直廢其祭故臣

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玄王高也詩長

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

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

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

蓋曰或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春秋文公二年左氏語蓋言

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

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

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

神是又常祭甚眾眾或作類新書合祭甚寡則是太

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

祖之祭不亦順乎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

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

四時之享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

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

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

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

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

其所議獨深得夫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時也

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

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事異

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疑所衍字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有議下或字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科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或作夫

孰非由聖人之道由或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

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

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

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

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

謂過者所上或有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

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

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

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

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

也自誠明者或無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

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

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

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

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

不暴之於外亦不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川伊

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

之又曰此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

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中故曰顏子之

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

與聖人相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

誠飲一瓢以求其志或無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

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

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

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

教化之大行也不然或併無夫字下夫行發於身加

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

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或無謹論二字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祕書官稱也或無人

名及論作問又從稅下無書字而以祕為是

謂之稅輸芮反亦音吐外既作此書

先儒劉敞原父嘗辨其說而論之曰曾

子曰小功不稅則於人見其兒無服也

哀而乎其服者問之曰小功不稅之意

稅也其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

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為非也

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

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

之未盡也求之達於禮而夫為服者至親

稅其文至于過也兄弟之情至于服不過小功
 外親之服不謂之文親踈兄弟有見矣故禮大功
 情上為之文親踈兄弟有見矣故禮大功無功
 以親者親也稅有加者報之也且親者為稅
 下加親者親也稅有加者報之也且親者為稅
 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也
 可至親之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
 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
 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亦不為
 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為
 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
 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喪
 其吉哉故曰彼禮也然則免也韓子疑之
 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也韓子疑之
 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
 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
 哀之以其麻哭之愈乎其情逾
 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其情逾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

玄注云以情責情文見禮記檀弓以情上諸本有是

今之士人遂引此不追服小功有不上或小功服最多

功服或作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音適與

昆弟之下殤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

無服之殤生未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

三月不為殤常或無禮浴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時或作行

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或無相字非是其不追服

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

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

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

牽於外哉豈有字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閒於新故死

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

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感

或有於字感容類下或有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

者也稅下或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

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
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
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
果鞠躬親問而以書唐子西云泥水馬弱以下若無
法也文之悚息尤深甚或作愈再拜

太學生何蕃傳

或無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

按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詞則實傳也況有諸本可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諸本杭本二十餘年

餘又云蜀本作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

之國語有云行玉廿數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

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為句而以廿為一

四言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舟字唯孔左丞碑尚以

人多不之見耳○今廿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
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

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

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或之升

升之聞下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或作

或無於字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立下或有

為字莫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

南人厚作陽城遺愛父母俱全具或初入太學歲

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閒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

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

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

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國子太學四門又以蕃之義

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請

諭留蕃或無諭字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

州貞元十五年九月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

人也詹生或作生詹方本陽下注詹字下同○今按歐陽詹生如史稱轅固生樂瑕公之類甚多不

當作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

歸哀其孤而字焉杭蜀本無是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

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

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亂推朱泚為

主禮○泚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

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

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

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

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或

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

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

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無下

字亦

答張籍書

公與籍相識於汴觀此書意謂薄

貞元十一年為新史曰籍性狷好勝責

愈喜博塞及為交雜之說論議好勝人

其排佛老不能著書揚雄孟軻以垂

世即謂此書也籍遺公書云頃承論於

執事嘗弛以世俗為靡不及古昔蓋聖人

之道廢弛以世俗為靡不及古昔蓋聖人

翟恢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

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末西

以黃老之術教人使入瀆惑揚雄作漢

言而辨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世

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而熾天下之世

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世

下生善者惟道二曠乃已矣昔者水火土

藥之用教以厚俸人因有常故治生相存而

不殊於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

用不至於使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

人之道使君臣繼亂固仁夫婦朋友之義沉

揚子雲作法之言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

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無裨於
 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
 蓋為一書以興存絕異學之所為乎曷可
 後之人知其去絕多言由之徒哉然欲舉
 俯仰於俗囂囂為多言由之徒也此見執
 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論之際
 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
 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
 累也先王之存六藝自常有私尚勝者亦
 為猶以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與人競財
 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與人競財
 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守
 謬於古入今所為或有不於世之章守
 常者竊未為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
 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詞孟軻
 揚雄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上人字或

按人人乃衆人之義此篇下文及後與孟東野書別

本歐陽詹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

也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
 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

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意僕所以交之之道

不至也

字意非是吾子下或再出吾子

今乃大得所圖脫然

若沈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子所

論排釋老不若著書囂囂多言

音囂

徒相爲訾若僕

之見則有異乎此也

見上或有字

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

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

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或作

者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

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聞而疑者又

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

也固將無得矣

無下或有字

爲此而止吾豈有愛

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

又懼吾力之未至也

未至或作不能或至下

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

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

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為無實駁雜之說與下或無

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撫言有云韓公著毛

穎傳好博塞之戲張永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

年譜考之則元和十年所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

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

為毛穎傳子厚以永貞元年出為永州司馬凡十年

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

酒色不有閒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裎或

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

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

盡或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二書云籍不以其愚

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

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

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
 沿化而莫之知所以入著觀之書亦無
 識明曠論之任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焉
 以其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焉
 此而止未為道也夫處一位之論之入
 乃舍之猶有已資化者為證也天下至
 民事至衆豈可資化者為證也天下至
 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論者又
 豈可以家不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
 為書而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為書
 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
 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安宅或偶時之喪
 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及於疾疫凶虞其
 亂哉是以皇有所汲汲於所欲為恐終
 闕哉是以皇有所汲汲於所欲為恐終
 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年而後有所
 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
 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時著
 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事可追乎天之
 與人性顏子已有器也豈待五六年後
 立者昔顏子之庶幾也豈待五六年後
 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
 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
 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於世必
 人已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

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
 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
 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以孟軻自論集其書
 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
 不云沒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世發明
 其學者沒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
 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
 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
 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
 雜無實之說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
 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
 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為其中不
 正將以苟悅於眾是戲人也是
 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而或拂
 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
 其源導其所歸漑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
 讓德下或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
 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
 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或無

二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

者下乃公卿輔相是乃或作及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

子亦宗事二氏之意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

時與吾悖其聲嘒嘒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

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

有此句書於方作於書仍無吾字○今按書於吾何有言無補也方本誤夫子聖人也

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

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

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窮或作躬甚作窮皆非是

甚又或作至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

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

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

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

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

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至下二及乎或並作然

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

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

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者皆所為

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為字或無世字今吾之

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矣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

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

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

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其何或前書謂作又何

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

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

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無商字考張籍本書實有若好下

也或有己字或無然字或無所傳也無非好己之道勝若不勝則

無以為道以若上或有所傳者非是二字吾豈敢避是名哉夫

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

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

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

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記能字本皆作為考之

武乃是但李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闢董仲舒不窺園

事正作為字疑公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

信後漢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為舍前漢有理之禮記而

云且又安知論衡之不誤哉今據公本語依禮記定

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書 啓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公貞元十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

因被留以職事此書當在十六年三月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

也以吾或作以余今从閣蜀本云除下文江湖予樂也一語餘並作吾各以事牽不可

合并其於人人其於人人卷答張籍書或無作它人字說見前非足

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一本而又

字之處或作人處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

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

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無聽無和上或並有之而字行下或無而字與或作以

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

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

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

從之或作從今之人謝以貞元

本定○今按上語與世相濁即是從今之人更着二字則贅而不詞矣

足下之道其使

吾悲也

無使其上或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

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喪出

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源

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於或與

尹○今按送楊少尹序亦有此語

主人與吾有故主人謂張建封也

哀其窮居

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

是年秋建封辟

公為幕職

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

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

習之

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奔也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

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

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

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

盡時或作時盡向作日

惟侍奉吉慶愈

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竇下或有存亮字公時以言事
黜為山陽故云遠宰蠻縣貞元

二
十
年
作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

事而與世多齟齬

上所切又壯
淋呂切又壯
所切下音語

念終無以樹立遂

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

不得上一
而有字

一凡所辛苦

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

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

智或
作身

今又以

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

貞元十九年公以
言事出為山陽令

愁憂無聊

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

而氣銳

雅或
作清

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

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

書或
作盡

高可以鈞爵

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

循上或有若字
或無萬一二字

今

乃乘不測之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為事身

勤而事左非或作尤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

之君子積道藏德道其光而不曜其光二字或作耀膠

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或作情猶將倒廩傾

困困一作箇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

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

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

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不足或捆載而

往垂橐而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足下亮之

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有實字或

月日貞元十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

書尚書大尹閣下載或作再古字通用或無尚書二

工部尚書李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此書稱將仕郎

實為京兆尹

選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
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
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
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
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

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

如家如閣下者或無如家二字實恃寵強懷專於聚
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

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何哉豈詩所謂
因以箴之耶抑屈身行道聖賢所不免也今年已來

不雨者百有餘日貞元十九年自正
月不雨至七月種不入土野無

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

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

縮摧沮覓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

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

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

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為文

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為文也以為謁見之資

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或注建封字或作狀公貞元十五年秋佐

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皦白

皦或作全或作皎

天馴其心

音循

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

安阜或云屯名如唐孟元楊董作西華屯是也

今按云得之軍田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

之役夫

作屯或田

朝行遇之迫之弗逸

弗或作不

人立而拱竊

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

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

或無此語

請試辨之免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

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

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戎國名又

附麗也

戎闞杭本作我名不下注絕句二字麗或作離今按實我國名不成文理漢書衛青傳討

蒲泥也符離晉灼曰二王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

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下道

或無也字安阜或作華附或作安伏惟閣下股肱帝

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鑽之屬鑽

職日切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嘉祐本多如此

然并角本之屬作其屬屬下句析作拆云漢終軍傳野

髮削左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講德論今南郡言蓋白虎

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

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解分明方氏但據

蜀本而不復著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誤蓋其屬

願也崩折亦不足言不若逆亂之臣歸我之為大而可

從木若用史記折而入於魏之語則當是宜

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

念或無不惠二字念文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

而默默耶杭蜀苑作默賀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

蜀本注異字或作異非是

陵作李異是時自江西
觀察使入為兵部侍郎

十二月九日

永貞元年

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

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

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

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

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

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

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

好或喜

因困厄悲愁無所

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

反復乎句讀礮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

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

文苑作泰山與上下

句不類非是

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璣華實

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

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

智或私

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

辭鄙而義拙琴操曰竇威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

單衣纜至斷長夜漫漫何時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

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為相時

左氏昭二十八年叔向適鄭穢蔑惡欲觀叔向從使

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

上曰子必驥也下執其手矣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

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為屬上

句為或作其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

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方本仁下賢下無而字○今

字者為正或皆無之或上二句無而下二句有者亦

通而方本必於其第一第三句去之使其參差齟齬

而不可讀以為古則不淳也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

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是歲八月

位即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或既有

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明之言不發

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
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
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
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下或注
汾字

愈白尉遲生足下

或無愈白二字
尉音鬱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

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
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
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
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有問於愈者亦以
是對今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
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
道不足以取於今

或無複出古
道三字

吾子何其愛之異也

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

子厚所為說車者也此書貞元十七年作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

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作果以

知人堯舜所難舜或作帝又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

挹亦不敢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

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

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

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翹書李下或無七字亦云

足下之文遠其兄甚下或有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

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

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

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

內惑也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

外重者內拙者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尚須驗以

言故具白所以下或有也非是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閒

可也闕上或無其字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

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

暇幸時見臨愈白

上襄陽于相公書或注頓字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為國子博士行

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之于頓字允元○頓音迪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唐德宗以頓獻順聖樂曲其曲將

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天保樂詩保或

為侑舞雄健壯妙號為孫武順聖樂作寶

讀蔡琰胡笳辭詩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

茄胡人捲蘆移族從并與京兆書移族從并與京兆書閣族從以下八字

世雄朔易時移羣從占數為京兆人書可考諸本或以

北尹李實劉夢得集有代李尹答書

從并為徙并非也○今按劉集代實答頤第二書也

其曰移族從者頤與京兆書外別有移羣從書移非

舊居之移乃移文之移蓋始去其自幕府至鄧之北

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庚上或字手披

目視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

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

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作人則人或及至

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慄眩惑

而自失悼或作憐或作惶或作憚說文悼懼也所觀

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

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

公相威動乎區極區或作區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

章言語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憚赫或作變化閣蜀錄粹皆作憚赫字小

訛也○丹未切與恒同莊子聲侔鬼神憚赫千里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

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

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或無之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

有德而一有字且有言也揚子雲曰有言字商書灑灑爾

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老○灑胡切昔

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而隨字或無

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樊遲

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子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夫馬

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

然下或有則字非是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

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上鄭尚書相公啓

留守公時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鄭餘慶字居業元和三年以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

猥或作俯方無○今按言猥若俯者專上之禮無者

非是感戴戰悚

慄或作

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

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

或無厥誠字黷或作瀆字通用或作益甚

愈幸甚三得為

屬吏

元和元年九月餘慶為河南尹公分子祭酒公為博士十一月餘慶為

留守公為都官員外郎

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

方从杭蜀本無入字○今

按出入漢人語多有之公作襄陽盧丞志亦云出入十年方誤矣

竊自計較受與報

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

較或校

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

言有不便於己

閣無於字非是

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

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
 者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取
 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
 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
 僂俛日日音○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鳴鳩
 平均歌於國風詩曹國風鳴鳩刺不壹也從事獨
 賢雅以怨刺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之不壹也從事獨
 俯加憐察閣無俯字錄無俯察二字俯或作特幸甚
 幸甚愈再拜

上留守鄭相公啓

元和五年冬改河南令以軍人專辨於留守鄭公其

言劉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

愈啓愈為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
 事為報答效或無伏字日夜思慮謀畫以為事大君子當

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

行宜止則止止方並作爾○按對上句行字義受容

受察閣杭本無受不復進謝自以為如此真得事大

君子之道或無字今雖蒙沙汰為縣固猶在相公治下

未同去離門牆為故吏為形跡嫌疑改前所為以自

疎外於大君子外下或無字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

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為其長者得不追

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為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

軍營操兵守禦為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為軍

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為

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

軍籍中以陵駕府縣陵駕字見選沈休文論此固相公所欲去

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嫉下或有矣字未上或無之字

非是未下或有至
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

以為大君子為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

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為其長者長下或無安得不小

致為之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

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於

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黤

黤黤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黤黤不以真情狀白露左

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受私或作私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

下語便私恨字不應重複安敢閉蓄以為私恨不

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

漸不喜為吏得一事為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涕唾

無一分顧藉心閣本名字下而名字下更有

無下罷字一本或作可自罷乃罷去可自罷去此句諸

本只移一文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杭本但增一名字倒書
自字而義通暢略無凝滯今從之○又按此二書
誤字尤多而閣杭蜀本又為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大
抵公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
之體不用古文奇語此二篇亦其類也竊意顧失大
讀者厭其無奇而輒改之故其多誤至此云

君子織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
懼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五

昌黎先生集卷之五

聖賢

致于... 聖賢...

... 聖賢...

... 聖賢...

... 聖賢...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書

上宰相書

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元年登第後又試博學宏辭於禮部又黜於中書此貞元十一年所以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

是年五月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

拜獻書相公閣下

書下或有于字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

詩之序曰菁

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

矣

或作也

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

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

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

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

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

貴之云爾錫之或賜或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

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載者載也或作

或作載者舟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

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

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無心之上或君子之

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

遺焉邵氏聞見錄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

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洋闕之詩使聲于

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

餘字蓋少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

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

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

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

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

然則下或無孰能至相乎十
七字歐本云存此則與後相

應然亦無孰長
人三字則非是

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

或作

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

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

退之以大曆
三年戊申生

至貞元十一年乙
亥二十八年也

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

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

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

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

之所惑

與或
作與

居窮守約

或無
守字

亦時有感激怨對奇怪

之辭

對

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

講張之說

講
音轉

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

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

可懷

宮或作宅
無宮以歸

方云一畝之宮
本亦誤

本儒行語公苗蕃誌
今按二字無大利害公

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更用宅字則固矣遑遑乎四海無所

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年恤恤乎左昭十二寒不得衣濱

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

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

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子之下或抑長育之使

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

之君子相其君也或之字或在君子下一夫不獲其所

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有下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

以修其身積二十年有十下或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

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

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

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志上或有其

衍字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

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二不作弗或皇則受之而康

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

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無而上或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

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

或無貴字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

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

名也沒或作役國語重耳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

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

一其致焉耳一作其致一或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

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

其自舉也讓下或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下於

或有其字抑又聞上之化下或無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

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

則或作其○疑當併有則其字

因人之所欲

為而遂推之之謂也

或作矣

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

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

之臣旁求于四海

求下或有儒雅字雅亦或作士

而其至者蓋闕焉

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

來耳

有家下或之字

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

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

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

○狖

音柚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

從方作俗○今按後卷與馮宿

書云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則諸本作從順者固韓公常用之語也方本語意拙澁非是

故甘心

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

聞下或今字

必舉

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

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

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

進下或有者字

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

林之不密

惟恐或作之恐無此二字

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

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

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

進或作上而宰而爵

或並無而字而複出天子二字或無於字枯槁沈溺鬼閻寬通之士必且

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

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

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

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

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

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

歸上或有依字

小子不

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

冀辱賜觀焉或無敢字或作伏垂冀千黷尊嚴伏地待罪

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木強人而為飢寒所迫累數千

言求官於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為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

呼矣略不知取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為或無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

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

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弟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

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

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仁或作人而之

人而下無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救則正與下句全字為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覺其

語差凡故今且从方本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

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

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

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

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

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或作甚或有其字而無也甚二字行且不息以蹈於窮

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

亦聞而見之矣或作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

救歟不下或有之字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

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

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

愈下或有子曰或有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

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

耳材或作才能不或作不能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

者之為耳四或無之為字又無也字或併無之耳皆非是非

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

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

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者或無

使及二字非是閒或作聞或作問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

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禮記雜記曰管仲遇盜

曰其所與遊或舉於管庫禮記檀弓曰趙文子所舉

餘家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感不知所裁

亦惟少垂憐焉憐下有察字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

哺方一沐三捉其髮

事見史記輔相下或有也字

當

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

已除去

姦下或有人字無欺字非是

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

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

之在或無之字

天災時變昆蟲草

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

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

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

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

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

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

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

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託周公疑此周公字當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

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

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止

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

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

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或無佞欺字四海豈盡無虞

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

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

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

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

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

於百執事至比或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

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

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

十餘日矣

餘日或作日餘

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

闈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

閣下其亦察之

或無此六字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

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

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

鄭之秦之楚也

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宋或無則字

今天下一

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

之行道者

道下有字

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

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

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

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

音○數

寧獨如此而已惴

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

不得上或有恐字

亦惟少

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威尊或作尊威無已或作無文非是愈再拜

答侯繼書

繼與公同貞元八年進士第公時以宏詞三試於吏部不售故云又

為考官所辱此貞元十一年上宰相書之前也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崔大名

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

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

開或作聞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

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

下皆以自得之或無以字○今按以已通僕雖欲重

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雖欲或作雖復

或無之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

行或作亦當或作將隩或作復雖足下之思我無所

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
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
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
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或無方藥二字未嘗一得
其門戶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
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子下或有事字僕雖庸愚
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
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
之所爭一作事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
此句或無今字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
或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爲進而
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或無兩之字既貨馬卽求船東
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我謝焉月十日或

只作旬字或無我字
此下或有愈再拜字

答崔立之書

立之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唐禮部既登第後吏部試之

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

之而公以書答之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

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

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或無字足下猶復以為可教

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扳音攀辭

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之於上或無之

字得下或有之字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

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

以丈夫期我也或無字不能默默聊復自明自明或作明白僕

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

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

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

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

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賦詩或賦僕以爲可無

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司下或無

者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

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

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

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

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

優者之辭退下或有因字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

忸怩音蚺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所成或無此二

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

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

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

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

慙乃不自進而已耳或無相如二字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

者競於蒙昧之中或無進者二字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

者且使生於今之世五或作數生或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

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

以具裘葛養窮孤具或作完窮孤或作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

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

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王者以為必埃工人之剖工

或作良工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剛足不為病卞和獻玉則足專見

韓非子則足且無使勅者再剋或作則下同誠足下

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

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振尤非或作

非尤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剛足下無為為

我戚戚也或無足下字或無複出為方今天下風俗

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境或作地或無境字

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

得失其或無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

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見西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博士狄山語若都不

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

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終上或有所字作唐之一經垂之

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

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剛也又所

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刑或作形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信或作伸愈再拜

答李翊書

翊或作韜非也貞元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於修用是其年登第此書最見其為文

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或無此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

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而恭或作是能如是誰不欲告

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外或作餘

是非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

以知是且非邪者下或有也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或無字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

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取於人或

無於字下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

一語同

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

言者

下或有邪字非是

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

而埃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

餘年或作年餘

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

兩或作秦

非聖人

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

其難哉其觀於人

下或有也字

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

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

音汨

其觀

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

之說者存也

二則字下或並有心字

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

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

皆醇也然後肆焉

後或作后

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

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

或作

府無絕其源亦作無虛其府

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

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

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

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

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

或無邪字而有則時用焉四字或併

有邪字

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

施或作垂

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

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或作乎

有志乎古者希矣

古下有或

人字

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

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
 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樊汝霖云自
三代以還陵
 夷至于江左斯文掃地唐興貞觀開元之盛終莫能
 起至貞元末而公出於是六經之文為諸儒唱其
 不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
 而譽之斯亦淺矣此所以喜若人皆見而說之
 驚中而笑且排先益生以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
 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未俗可憐無補費
 精神好詆之過也汨汨然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
 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大渾浩一流
 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秋大渾浩一流
 是轉者也

重答翊書

答下或
有李字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
 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
 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入杭本作非是寧有不可告而
 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

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為也

方从三本無於字非

是余或作愈

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

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

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

其思上或有求

字及邪或作及也

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

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己知未

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

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屬下或無有字

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

月以巽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

代為之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

李公閣下

寓或作獻或無使字

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

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云上或無皆字云下

或無方字又無得字惟閣下心事犖犖角〇呂切與俗輩不同籍固

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期到京師籍

於李君友也友上或有朋字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

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

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之言下無數日籍益聞所

不聞不聞或未嘗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已後作已或以不復

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

無用於天下退下或有而字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

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

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能或無字

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

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所能或並無所

字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十或百或
不盲者何限李

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下計

其或有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

心則能別是非別上或有計字若賜之坐而問之其

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

或無見心中字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致或置籍又善

於古詩於或為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

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

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方云校本一云敲當作

全詩敵金攢玉擊或作拊或無之○今按方夫盲者

業專於藝必說敵字甚怪所引盧全詩當亦是誤本耳

故樂工皆盲從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

而下缺一字疑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或無籍字或

是精字更詳之疑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無比乎二字

字疑今按並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

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幾下或無其字

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下或有字

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

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裁下或無之字籍慙覲再

拜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李觀卒於貞元十年此書云故

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苞容苞或作包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

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或有複出庸字或作庸庸之衆

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

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

則如元賓焉

○杭本無既沒以下八字非是與方作以

以然孰若从諸

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

本之為正邪

之聲容悅若相接讀其文辭元賓閣杭本作命辭云

辭也正文實謂元賓之辭作耳非謂元賓之見元賓之

知人交道之不汚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或矣

或作乎於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

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

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

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

况其外之文乎與或作歟屬愈頓首

答陳生書

生下或有商字或法師錫字陳生

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以言寡尤行寡

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入視之雖

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

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

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

得者也或無有字○今按有字愈之志在古道又甚

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

是矣而其所問則各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

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

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

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

焉為衆人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

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

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

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方從闕杭本無果不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己

字亦無○今按此闕杭本之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

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也後上或盡其

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

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

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

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

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

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

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

猶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愈白

與李翱書與或

使至辱足下書下或無足歡愧來并不容于心嗟乎子

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

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

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元貞

十五年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

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

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句或無將安此一事耳

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字城或作誠僕之有子

猶有不知者之下或有所字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

使奔走伺候公卿閒開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或驅

作執○今按作驅即屬下句作執即屬上句詳下文

亦有復驅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持守執三字語太

繁複故當以驅爲正僕在京城八九年謂應進無所取資日求

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

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下長

或有已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

者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

道義者多乎不以上有得字或以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

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或我字無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

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

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無或

字今自堯舜已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

潔清不滂而處其所可樂哉安或無字非不願為子之所

云者為或如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

知乎此謂張建封幕府謂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

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或作渴而飲杭本嬉作悲云

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

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

所病而求息於此也非是知下或有於字猶或有尤字

非是吾下或無豈字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

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

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

一簞食一瓢飲孔子上一有在陋巷字瓢人不堪其憂

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聖上或無

或無之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去聲其不憂而樂

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

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

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

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此候杭本作候此

書春已時盡相似說已見於彼矣愈再拜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六